

立春 雨水 惊蛰

春分

清明

谷雨

立夏

小满

芒种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处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二十四 节气志

宋英杰◎著

立春

雨水

惊蛰

春分

清明

谷雨

立夏

小满

芒种

夏至

小暑

大暑

二十四节气志

宋英杰◎著

立秋

处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四节气志 / 宋英杰著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10 (2019.7 重印)
ISBN 978-7-5086-8071-2

I. ①二… II. ①宋… III. ①二十四节气 - 基本知识
IV. ① P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0420 号

二十四节气志

著 者 : 宋英杰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4 字 数 : 28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7 月第 9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8071-2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背诵二十四节气歌，虽然这首诗歌写得不够完美，但是让我一生十分受用。想知道某一时刻最接近哪个节气，掐着手指唱一遍，一股清流沁入心脾，让我知道这一年已走过多少，还有多少日子。

一年有多少天，似乎没有节气重要。古人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气为时，四时为岁，周而复始。由于节气与物候线条粗细适中，在表达人文情感方面，我们比西方人细腻，西方人只知春夏秋冬，而我们则在二十四节气中体会人间冷暖，知晓世间转换。

所以节气在唐、宋屡屡入诗入词，读之让人欣慰。

岑参先说：苜蓿峰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

刘辰翁接着说：无灯可看，**雨水**从教正月半。

韦应物跟上：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白居易说：**春分**花发后，寒食月明前。

杜牧写得凄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范成大记得清晰：江国多寒农事晚。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

朱元夫务实：蚕麦江村，梅霖院落，**立夏**明朝是。

邵定担心：汝家蚕迟犹未箔，**小满**已过枣花落。

寒山和尚随口一说：草生**芒种**后，叶落立秋前。

白居易又说：**夏至**一阴生，稍稍夕漏迟。

独孤及说得敞亮：不怕南风热，能迎**小暑**开。

徐夔接得踏实：欲知应候何时节，六月初迎**大暑**风。

王建说：**立秋**日后无多热，渐觉生衣不著身。

陆龟蒙说：强起披衣坐，徐行**处暑**天。

李白在常州说：天清**白露**下，始觉秋风还。

王昌龄则在边塞感叹：长风金鼓动，**白露**铁衣湿。

贾岛推敲说：漏钟仍夜浅，时节欲**秋分**。

孟郊琢磨说：秋桐故叶下，**寒露**新雁飞。

钱起嫌其不够：回云随去雁，**寒露**滴鸣蛩。

苏东坡说得大气：**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

刘长卿说得委婉：**霜降**鸿声切，秋深客思迷。

杜甫描写得老辣：正翻抟风超紫塞，**立冬**几夜宿阳台。

陆龟蒙有些担心：时候频过**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

钱起叮咛说：晚来留客好，**小雪**下山初。

李商隐说得急促：路逢邹枚不暇揖，腊月**大雪**过大梁。

韦应物总结：**大雪**天地闭，群山夜来晴。

孟浩然告知：晚来风稍急，**冬至**日行迟。

元稹一言以蔽之：行过**冬至**后，冻闭万物零。

皎然和尚淡定：大寒山下叶未生，**小寒**山中叶初卷。

高适居边塞瞭望：北使经**大寒**，关山饶苦辛。

大诗人们集体说过，我们再说无益。文化就是这样，慢慢积累则成为遗产，让我们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先秦时开始摸索积累，在汉代完善确立的二十四节气，早已成为国人认知一年中的气候、时令、物候等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它让我们预知冷暖，懂得风雨。

宋英杰先生为气象专家，集多年专业经验写出《二十四节气志》，笔触细腻，抽丝剥茧，环环相扣，其资料之翔实，图文之精美，让读者尽享阅读之乐，在了解二十四节气之余，还能得到许多额外的收获。其实，最让我感动的并不是他笔下的知识，而是他畏天悯人的学者情怀。

是为序。

丁酉

丁酉立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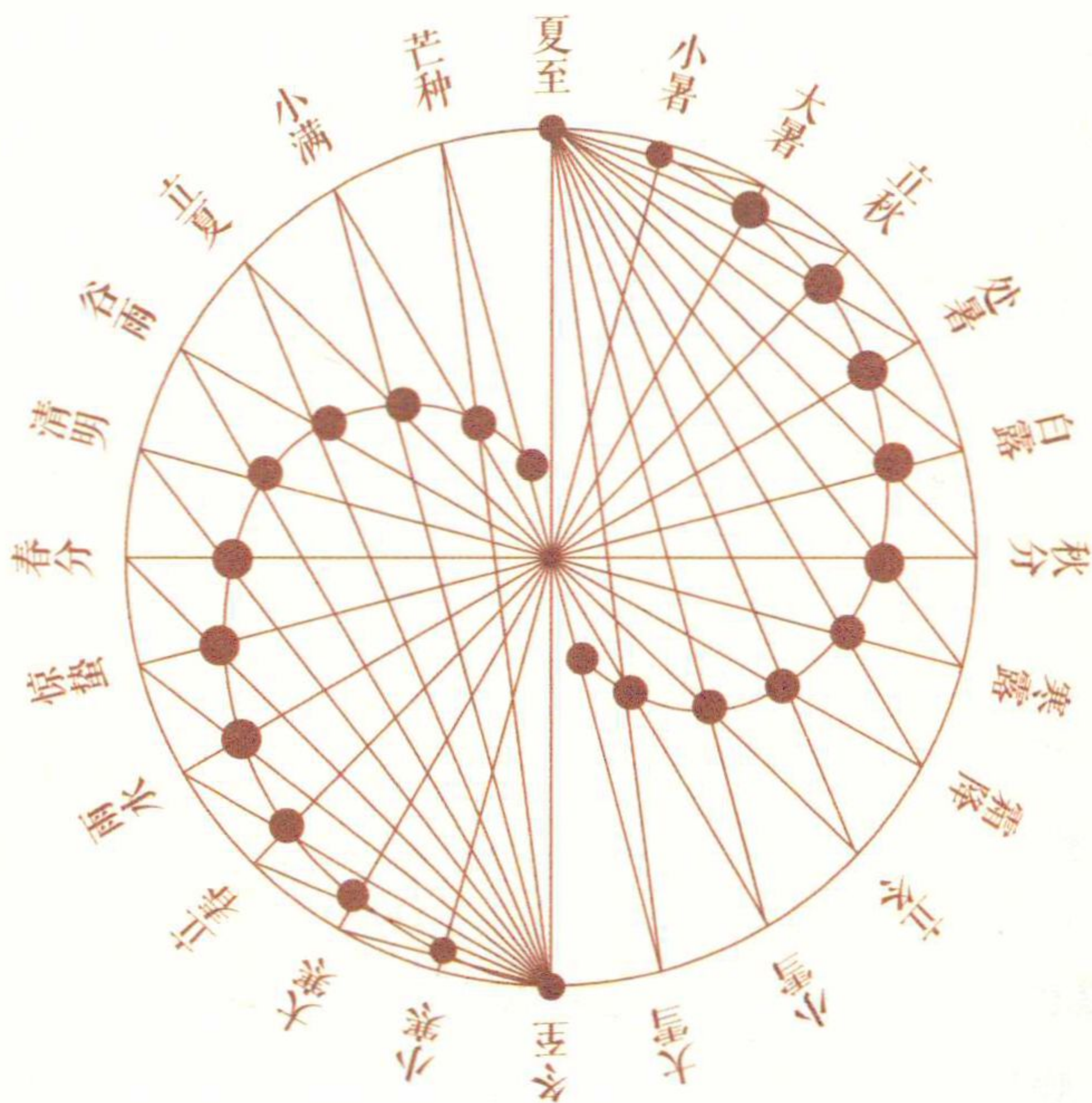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之中时节、气候、物候的规律及变化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应用模式。以时节为经，以农桑与风土为纬，建构了中国人的生活韵律之美。

我们感知时节规律的轨迹，很可能是从“立竿见影”开始的。从日影的变化，洞察太阳的“步履”，然后应和它的节拍。我特别喜欢老舍先生在其散文《小病》中的一段话：

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

我们希望天气、气候是变而不猛的曲折，我们内心记录生活律动的方式，便是二十四节气。对于中国人而言，节气，几乎是历法之外的历法，是岁时生活的句读和标点。

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季节更迭，天气变化，草木枯荣，虫儿“坏户”又“启户”，鸟儿飞去又飞来，天可曾说过什么吗？天什么也没有说，一切似乎只是一种固化的往复。这，便是气候。但天气时常并不尊重气候，不按常理出牌。按照网友的话说，不是循环播放，而是随机播放。超出预期值和承载力，于是为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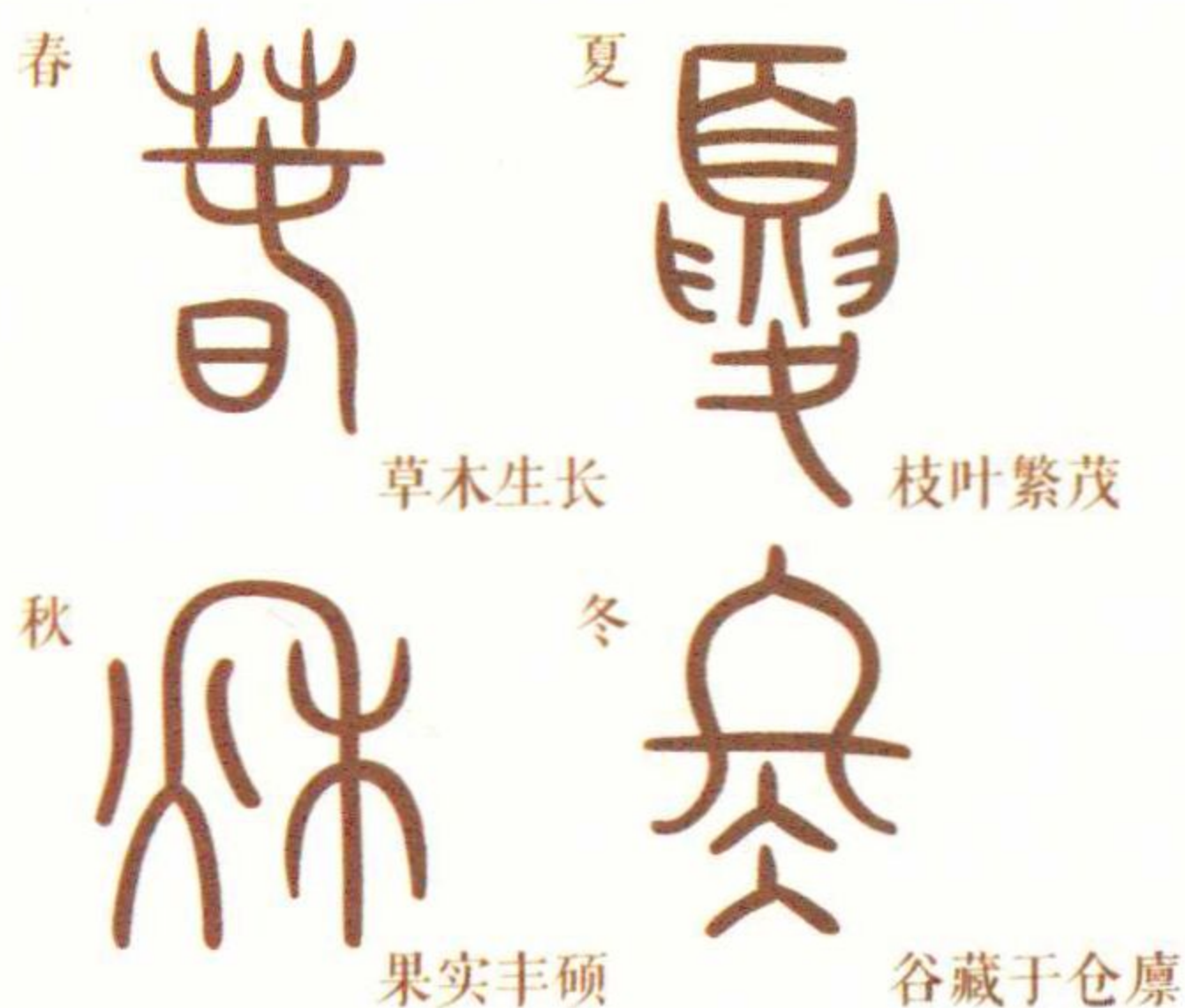
从“立竿见影”开始

农耕社会，人们早已意识到，“风雨不节则饥”。中国人对于气候的最高理想，便是“风调雨顺”。无数祭祷，几多拜谢，无非是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候应时。就连给孩童的《声律启蒙》中，都有“几阵秋风能应候，一犁春雨甚知时”。

我们现在几乎挂在嘴边的两个词，一是平常，二是时候。时候，可以理解为应时之候。就是该暖时暖，该冷时冷，该雨时雨，该晴时晴，在时间上遵循规律。平常，可以理解为平于往常。所谓常，便是一个定数，可视为气候平均值。雨量之多寡，天气之寒燠，一如往常。不要挑战极致，不要过于偏离气候平均值，在气象要素上遵循规律。

明代《帝京岁时纪胜》中评述道：

都门天时极正：三伏暑热，三九严寒，冷暖之宜，毫发不爽。盖为帝京得天地之正气也。



古文字里的四季

只要冷暖有常，便被视为“正气”。

我们自古看待气候的价值观，简而言之，便是一颗平常心，希望气候持守“平常”的愿望。所谓“守常”，即是我们对于气候的期许。

什么是好天气？只要不太晚、不太早，别太多、别太少，就是好天气。如果再温和一些，像董仲舒在其《雨雹对》中所言，那就更好了：

太平之世，五日一风，十日一雨。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

中国之节气，始于先秦，先有冬至（日南至）、夏至（日北至）以及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再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二至二分是最“资深”的节气，也是等分季节的节气。只是后来以始冻和解冻为标志的立冬、立春，以南风起和凉风至为标志的立夏、立秋，逐渐问世并成为表征季节的节气。它们一并成为节气之中最初的“八大金刚”。它们之所以最早，或许是因为表象清晰，是易感、易查验的节气。

到西汉时期，节气的数目、称谓、次序已基本定型。在那个久远的年代，便以天文审度气象，以物候界定气候。按照物候的迁变，齐家治国，存养行止。

农桑国度，人们细致地揣摩着天地之性情，观察天之正气，地之愆伏，因之而稼穡；恭谨地礼天敬地，顺候应时，正所谓“跟着节气过日子”。

《尚书》中的一段话说得很达观：

雨以润物，暘以干物，暖以长物，寒以成物，风以动物。五者各以其时，所以为众验。

每一种天气气候现象有其机理和规律，也自有其益处所在。

《吕氏春秋》说得至为透彻：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

人们早已懂得天气气候，可以为利，可能为害，关键是找寻规律，在避害的基础上，能够趋利。而季风气候，干湿冷暖的节奏鲜明，变率显著。基于气候的农时农事，需要精准地把握，敏锐地因应，所以作为以时为秩的二十四节气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并传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甲骨文关于天气占卜的文字中，有叙、命、占、验四个环节：叙，介绍背景；命，提出问题；占，做出预测；验，检验结果。其中，验，最能体现科学精神。在科学能力欠缺的时代，已见科学精神的萌芽。在诸子百家时代，人们便以哲学思辨、文学描述的方式记录和分析天气气候的表象与原由。

唐太宗时代的“气象台台长”李淳风在其《乙巳占》里便绘有占风图。

一级动叶，二级鸣条，三级摇枝，四级坠叶，五级折小枝，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八级拔大树和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力等级，比目前国际通行的蒲福风力法（Beaufort scale）早了1100多年。两种方式的差别在于，李淳风风力法是以“树木”划定风力，而蒲福风力法是以“数目”划定风力。一个借助物象，一个借助数据。

当然，我们的先人在观察和记载气象的过程中，至少存在三类难以与现代科学接轨的习惯。

辛未卜 禘风 不用 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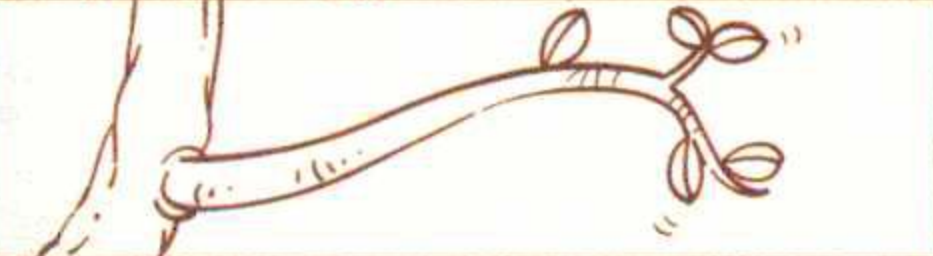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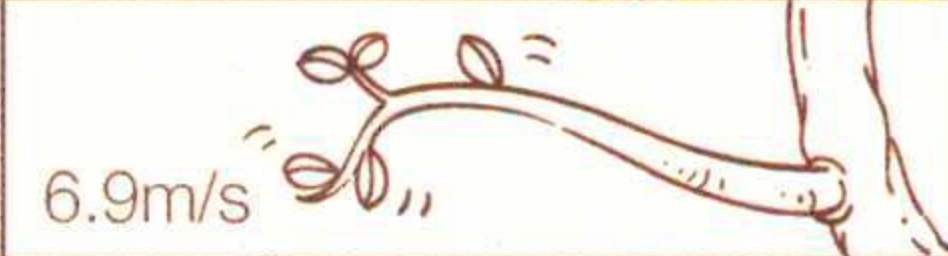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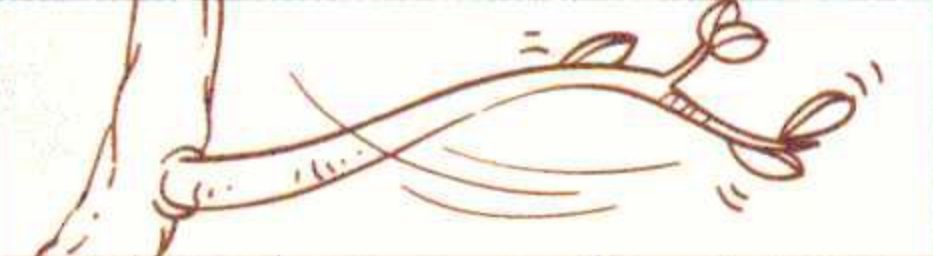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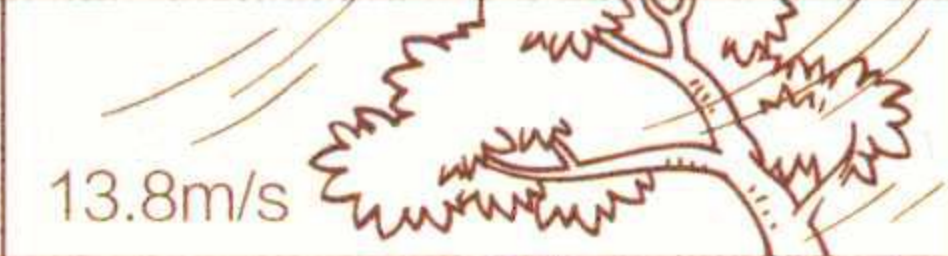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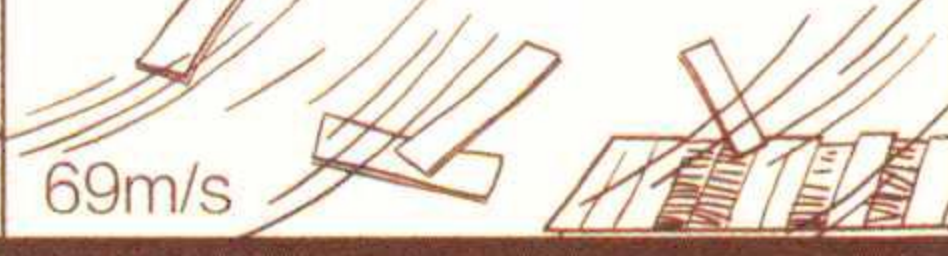
原文：辛未卜，禘风。不用，雨。
 译文：辛未日占卜，（叙辞）问：禘祭风好吗？
 （命辞）占卜者看了卜兆说：不用（占辞）。
 后来下了雨（验辞）。

各云不其雨 允不启

原文：各云不其雨？允不启。
 译文：云上来了，不会下雨吧？
 （验辞）果然没天晴。



远古天气预报

 李淳风 树 提出更早	VS 数	 蒲福
	6.9m/s	
	13.8m/s	
	20.7m/s	
	27.6m/s	
	34.5m/s	
	69m/s	

李淳风 vs 蒲福

第一，不量化。杜甫可以“黛色参天二千尺”，李白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但气象记录应当秉持精确和量化的方式。气温多少度，气压多少百帕，降水多少毫米，我们未曾建立相应的概念或通行的标准。不仅“岁时记”之类的文字如此，“灾异志”之类的文字亦如此。“死伤无算”“毁禾无数”，是古代灾情记录中“出镜率”最高的词组。

第二，不系统。以现代科学来看，天气气候的观测，不仅要定量，还要定点、定时。但古时正史中的气象记录，往往发生极端性的灾或小概率的“异”才进行记录，连续型变量就变成了离散型变量。研究天气表象背后的规律，便遗失了无数的原始依据。单说降水这一要素，汉代便要求“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但直到清雍正年间才有“所属境内无论远近，一有雨泽即行奏闻”的制度常态化。

为什么天气气候的记录不够系统和连贯呢？因为人们往往是将不合时令的寒暑旱涝视为帝王将相失政的“天戒”，所以只着力将各种灾异写入官修的史书之中，既为了占验吉凶，更为了警示君臣。

第三，不因果。我们往往不是由因到果，而是常用一种现象预兆另一种现象，没有以学科的方式触及气象的本质。并且以“天人感应”的思维，想象天象与人事之间的关联，穿凿附会地解读“祥瑞”、分析异常。

但以物候表征气候，本着“巢居者知风、穴居者知雨、草木知节令”的思维，“我”虽懵懂，但可以从生态中提取生物本能，以发散和跳跃的思维，善于在生物圈中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体现着一种借用和替代的大智慧。并且最接地气的农人，以他们直观的识见，基于节气梳理出大量的气象谚语，用以预测天气，预估丰歉，使得节气文化之遗存变得更加丰厚。

应当说，在二十四节气基础上提炼出的七十二候物语，依然“未完待续”。因为它原本记录和浓缩的是两千年前中原地区各个时令的物候特征，后世并未进行精细的“本地化”，并且随着气候变化，物候的年代差异也非常显著。

20世纪70年代，“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的地区，进入21世纪前10年，已是“谷雨到立夏，种啥都不怕”。从前“喝了白露水，蚊子闭

了嘴”的谚语，现在的蚊子都不大遵守了。所以七十二候物语，无法作为各地、各年代皆适用的通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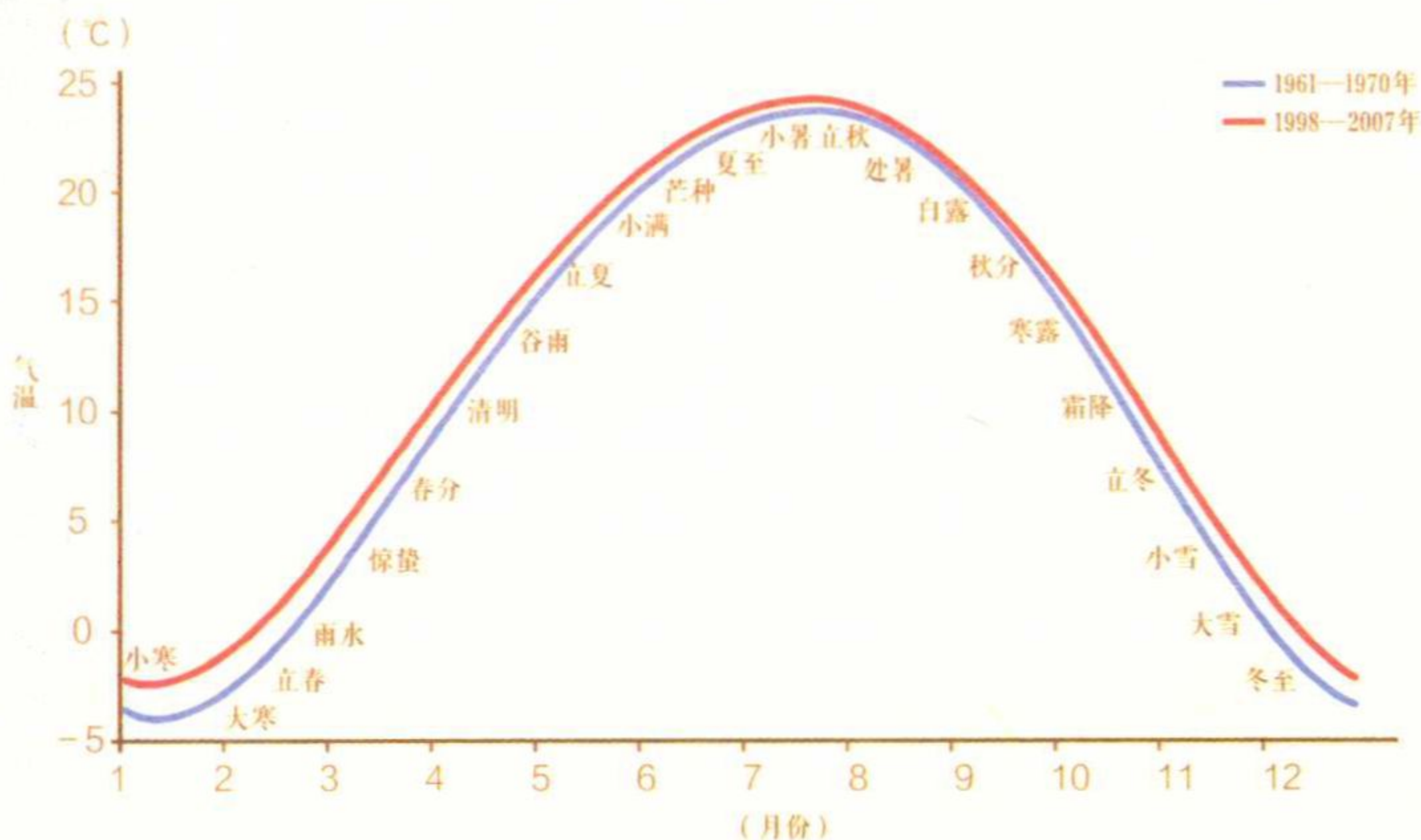
基于叶笃正院士提出的构想，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钱诚等学者进行了运算和分析。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节气“代言”的气候与物候都在悄然发生变化。所以，人们会感觉春天的节气在提前，秋天的节气在延后，夏季在扩张，冬季被压缩。每一个节气的气温都已“水涨船高”。

以平均气温 -3.51°C 作为“大寒天”的门槛，以 23.59°C 作为“大暑天”的门槛，1998—2007 年与 20 世纪 60 年代进行对比：“大寒天”减少了 56.8%， “大暑天”增加了 81.4%，不到半个世纪，寒暑剧变。

如果以气温来审视节气，下方的曲线是 1961—1970 年的节气，上方的曲线是 1998—2007 年的节气，可见节气悄悄“长胖”了。减缓气候变暖的趋势，便是为节气“减肥”。

以平均气温来衡量，提前趋势最显著的三个节气是雨水、惊蛰、夏至，延后趋势最显著的三个节气是大雪、秋分、寒露。以增温幅度而论，春季第一，冬季第二。“又是一年春来早”，已然成为新常态。

不过，我们传承和弘扬二十四节气，不正需要不断地丰富它，不断地完善它吗？让后人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是仅仅抄录了古人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词句。



气候变化中的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的气候变化趋势
(1961—2007年, 全国平均气温)

	节气	平均气温阈值(℃)	提前或延后多少天	增温多少(℃)
春	立春	-2.40	—	2.37
	雨水	-0.20	提前 14.6 天	2.43
	惊蛰	2.84	提前 11.0 天	2.21
	春分	6.14	提前 8.8 天	1.25
	清明	9.76	提前 7.2 天	1.52
	谷雨	13.02	提前 6.2 天	1.24
夏	立夏	16.02	提前 6.2 天	1.02
	小满	18.33	提前 6.8 天	1.95
	芒种	20.23	提前 8.0 天	0.96
	夏至	21.83	提前 9.7 天	0.63
	小暑	23.08	—	0.80
	大暑	23.59	—	0.62
秋	立秋	23.14	—	0.53
	处暑	21.78	延后 5.0 天	0.61
	白露	19.50	延后 5.5 天	0.85
	秋分	16.83	延后 6.1 天	1.09
	寒露	13.67	延后 6.0 天	0.81
	霜降	10.28	延后 4.5 天	0.83
冬	立冬	6.66	延后 5.0 天	0.83
	小雪	3.09	延后 5.2 天	0.85
	大雪	0.08	延后 6.5 天	1.35
	冬至	-2.23	—	1.46
	小寒	-3.50	—	1.77
	大寒	-3.51	—	1.39

注：表中的所谓“提前或延后”“增温”，均是1998—2007年与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对比。

对于节气，我们下意识地怀有“先贤崇拜”的情结。北宋科学家沈括曾评议道：“先圣王所遗，固不当议，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总有古人未曾穷尽的思维和认知吧？“时已谓之春矣，而犹行肃杀之政。”不能是仅仅拘泥于古时的历法，季节已被称为春天，而人们依然生活在万物萧条的时令之中。

天气虽然常常以纷繁的表象示人，但人们智慧地透过无数杂乱的情节归结某种规律性，即“天行有常”。这个天行之常往往也是脆弱的，并非总是简单地如约再现。于是，人们一方面要不断地萃取对于规律性更丰富的认知，即读懂属于自己的气候；另一方面，还要揣摩无常天气体现出的气候变率。然后，以各种假说的方式提炼出导致灾异的原因并择取最适用的规避方式。

二十四节气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智识和习俗（包括其中的正见与误读、大智慧与小妙用）乃是历史进程中天人和合理念的集大成者。渐渐地，它们化为与我们若即若离的潜意识，或许早已嵌入我们的基因之中，常在我们不自知的情况下，润泽着我们对于万千气象的体验。

我常常感慨古代的岁时典籍浩如烟海，在图书馆中常有时光苦短之感，难以饱读。所以，也只能不问“归期”，一本一本地啃，一点一点地悟。如胡适先生所言：“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品读古人关于节气的文字，品味今人以节气为时序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是诗和远方。



2016年岁末





179

处暑
禾乃登

191

白露
玉露生凉

203

秋分
平分秋色

219

寒露
秋中之秋

229

霜降
杪秋时分

239

立冬
过冬如修行

255

小雪
气寒将雪

271

大雪
似玉时节

283

冬至
迎福践长

297

小寒
冬将军

307

大寒
寒气之逆极

315

附录一 二十四节气歌谣

323

附录二 以时序为秩的行事规则：《礼记·月令》

345

附录三 经典的物候历：《逸周书·时训解》

359

附录四 节气岁时在日本的流变